一方明镜照人生

袁 瞩

我四五岁时的童年记忆,现在已经很难想起些什么,只是清晰地记得那些日子里的背景音,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婉转和谐的音符,时而清脆嘹亮,时而低沉缓和。直到几年之后,我看到妈妈相机里的视频,一个身穿鲜艳红裙的小女孩,戴上夸张的墨镜,跟随着视频里音乐的节奏随意舞动,蹦蹦跳跳的动作让人忍俊不禁,而镜头一转,便是一位老人埋头拉京胡的背影,那些音符的主人,就是我的姥爷。

姥爷的家里有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白天是姥爷的京胡练习室,晚上是我的卧室。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我们每天都会并排坐着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互不冒犯。他的琴声高昂刺耳时,我就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大,琴声低缓柔和时,就把音量调小,仿佛在与那不合我心意的琴声作对。我热爱的《巴啦啦小魔仙》的世界,比他的"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有趣多了,我总是享受姥爷不在家的时候,独自霸占一段没有刺耳琴声的时光。

插图 墨语

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将近十年,顽固的我并没有被姥爷旷日持久的热爱感动,也没有像姥爷想象的那样,主动提出要学习这样一门乐器,可眼镜的度数倒是攀升起来。直到六年级的暑假,妈妈的同事想要让她的儿子学京胡,拜托妈妈找姥爷带他们去见一见京胡老师。

我知道姥爷前几年在上老年大学,毕业之后在跟一个老师学习,每个周六背着琴谱和京胡,骑着自行车爬过四个大陡坡,再满头大汗地爬回来,就能吃到姥姥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饺子。但由于我和姥爷爱好的隔阂,我从未见过这位老师,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妈妈问我:"你要去吗?"

我不愿一个人待在家,便点了点头。

有的时候,人与万事万物的缘分,是由某一个微小的瞬间决定的,如果我当时再懒散一点,继续固执己见地沉浸在电子产品带来的虚幻快感之中,或许我又会和京胡错过几年的时光,和平凡生活下掩藏着的另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擦肩而过。

九年时光足以冲淡一次初遇的记忆,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踏入那间书房,对那位老师有着怎样的第一印象,那天的谈话又是如何进行的。可记忆中,却残留着萦绕在书房的浓郁烟草味,一袭白衣、容光焕发的老先生坐在窗边笑谈,还有我和他心灵相通的对视。

灰色的阔腿短裤和白色的衬衣,舒适妥帖地穿在他的身上,他右手擎着烟,两三句话过后便吸上一口,吐出形形色色的烟雾。他的眼睛在吸烟时半眯着,吐出烟圈后又睁开了些,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大人们,不时从喉咙深处爆发出一阵大笑,总是让人忘记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突然,小男孩偷偷扯了扯他妈妈的衣服,凑到她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便扬长而去。老师望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我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并不感兴趣,只知道他们在祥和的气氛中交谈,烟味有些刺鼻,但总算还能忍受,闻得久了甚至能够回味出烟草的清香。不知过了多久,我一直安静地坐在一边,观察着地板上的纹路,用手触摸着皮质沙发的弹软,然后到自己的世界里胡思乱想。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适合学这个的,能坐得住。"恍惚间,我听见老师有力的声音,不知所措地抬头看,却发现老师指着我对着妈妈说话,"她比小男孩能坐得住,学这个就需要能坐得住的孩子。"下一秒,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我,我看清了他脸上的皱纹和老年斑,也看清了他眼神中精神焕发的激情和活力。

"你想学吗?"妈妈和姥爷也是极力想让我学的,他们不说话,只是看向我。

我低下头,这个问题姥爷问过我很多次,你想学吗?在以前的所有时刻,我的回答都是:不想,当然不想。可此刻,我却鬼使神差地抬头迎上了那位老人的目光,点了点头。

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
玉兔又早东升。 **(京剧《贵妃醉酒》)**

我就这样踏上了学习京胡的道路。我时常回想当初一口答应下来的原因,可是除了对上老师眼神时那一瞬间的震撼,就再也想不起什么其他的。那是一种虽然无声却极其热烈的邀请,是一种柔和却坚定有力的逼迫,仿佛我不答应,便一定会用余生后悔此刻错误的决定。

后来我猛然醒悟,原来那就是真诚。

小男孩坚持了几个周末,他的妈妈便抱歉地告诉老师,孩子似乎对此不太感兴趣。而我却留了下来,或许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理由放弃,所以便一直坚持着。

青春园地

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
投稿邮箱 wyzkzhuanlan@sina.com

开始的练习简单又枯燥,没有唱段,没有曲调,只是用琴弓来回刮蹭着两根琴弦,然而要想真正做好却并不容易,只有把最简单的做到最好,才能游刃有余,这就是基本功,任何天赋都无法取而代之。拉弓、送弓的力度,弓头的强度,声音持续的时间,都由右手控制。老师说,左手占三成,右手占七成;左手是天资,右手是汗水,只有配合好,才能成就精彩的乐章,和人生一样。

我并不厌烦这种枯燥,这比从前学书法时,一个一个笔画地练习有意思多了,书法是流动的静默,每一次提笔运笔都要与呼吸节奏相洽,是在宁静中体会生命的律动;而京胡是灵动的炽热,每一次拉琴所发出的声音长短不一,强度各异,却都是用琴弓与琴弦敲响生命的心门后,得到的热烈回应。书法是空间的艺术,用有温度的纸张留存"我活着"的痕迹;而京胡是时间的艺术,那些已经成为回忆的心流,会时刻唤醒你当下存在的意义。

我喜欢能让我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东西。

老师发现我似乎有些天赋,便高兴地教我拉奏比较简单的京剧唱段,从《贵妃醉酒》开始。他把磁带放入书桌上的录音机里,那台录音机吞进了磁带,端庄大气、四平八稳的音乐便流淌在书房里,醇厚流丽的唱腔缓缓道出"海岛冰轮初转腾"的大气磅礴。

老师说,三流琴师拉曲谱,二流琴师拉技术,一流琴师拉情感。只有感受着人物的感受,手下的曲调才会和谐动听,京剧囊括了万千世界,美术、音乐、舞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但最终都为文学服务,而文学就是万千世界。

我所学习的只是这万千世界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工种,因为琴师通常坐在舞台的侧边,只留给观众一个潇洒的侧身,但正是这种既参与其中又游离其外的角色,给了我更好地观察和反思的视角。后来当老师解释《贵妃醉酒》的唱词时,我才明白冰轮是月亮的别称,我才明白杨玉环的雍容自得,在与万物彼此映照。

初二那年,在我的学习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之后,老师给了我一把琴。这琴的琴杆笔直,马尾丰满,音色虽然不像二黄胡琴那样厚重沉稳,体格也不如它大,弦轴不是现在的大多数京胡那样的纯黑色,而是黄棕色的。但令人惊喜的声音和上手时一拍即合的舒适,让我坚信我们从相遇起便不会再分离。

老师说,这把琴是很多年前,他的老师从天津乐器厂带回来的,现在交给我了。

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
且自新,改性情,
休恋逝水,苦海回身,
早悟兰因。 **(京剧《锁麟囊》)**

过年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正月初九在某酒店的小剧场里,会邀请京剧名家前来表演。他给了我们三张票,邀请我们去看。

正月里晚上的空气依然冰冷,剧场内陆续拥入大量观众,但大多是白花花的头顶,吵吵闹闹地在欢笑中落座。而大幕拉开,又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虽然演出的不同剧目里的不同唱段,演员们却都画上精致的妆容,以最大的热情回馈观众的热情。梅派青衣的扮相华美端庄,唱腔清丽舒畅,赏心悦目;尚派高劲圆亮,平易之处见陡峭,高潮迭起;荀派红娘俏丽活泼,古灵精怪;老生儒雅,有张有弛,风度翩翩;花脸嗓音浑厚,精气神十足。我并没有深入到各个行当中去,自然不知道他们经过怎样繁复的磨合、苦练,才能这样大放异彩,但只是单纯地欣赏,都能感受到"十年功"的积淀,带给他们挥洒自如的底气。演员高质量的表演和琴师激情投入的演奏,赢得了全场观众雷鸣般的喝彩,舞台上的光芒万丈与台下的排山倒海一起让我头晕目眩,像是被暴风雨打进澎湃的大海,自由地随着浪涛大起大伏。

我难以形容那晚带给我的震撼,暗下决心要好好练习。一年后,我考取了京胡最高级别九级。已经八十五岁的老师来到考场为我打气,他一席白色西装,陪我在候考室拉下两段曲目,然后慢慢地挪到走廊尽头抽烟,凝望着窗外的丰盈绿意。我望着他烟雾缭绕的背影,感到我们之间似乎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我在走廊的这头为现实奔波,而他在彼岸越走越远,我好想冲过去拉住他,却又不愿破坏这份宁静。

工作人员大声播报下一位考生的名字,到我了。考试结束后,老师、妈妈、姥爷和我在考场外合影。拍照时,老师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受到他温热的手掌,雕刻着岁月纹路的手掌,想到他每一天都会在家中教大人或者小孩子们拉京胡,不知疲惫般的从未止息。正是这样的手托起了无数孩子的梦想,正是无数这样的手托起了京剧的未来。

我的脑海里闪过许多画面:在我青春期因为满脸痘痘而苦恼之时,他用有些颤抖的手为我涂上药膏;在我每一次迅速学会一段新的唱段时,他毫不吝啬地表达赞美与鼓励;在上一次比赛合照时,把想靠边站的我一把拉到中间;当我对他说出文学上的见解时,他露出惊喜而欣慰的笑容;在我为学习成绩患得患失时,他告诉我山高水长终有回甘。我想,或许我从来不是因为京剧艺术本身而坚持到今天,而是学艺道路上注定遇见的那些具体的人,那些相似灵魂的彼此照亮。在快门闪光的那一刻,我们一起露出明媚的笑容。

往事萦怀难排遣,
荒村沽酒慰愁烦。
望家乡,去路远,
别妻千里音书断,
关山阻隔两心悬。 **(京剧《野猪林》)**

进入高中后,我并没有因为繁重的学业,而放弃每周来到老师的书房继续学习,在周末仅有周六一下午的放假时间里,从日落学到天黑,我也像姥爷从前那样,学完后回到姥姥家,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饺子。我甚至怀着极大的勇气,在校园艺术节上拉一曲唱段,但望着台下不以为然的观众,我知道我无法在小品节目和街舞表演的对比下,得到像正月初九的夜晚那样排山倒海的掌声,我和我的京胡发出的声音变成了独语……

三年后,我坐上一辆颠簸的公交车,开往天津外国语大学。

现在回想起来,报志愿时我选择天津,或许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天津京剧发展之盛,是我们这些小城市无法比拟的。我踏进天津的剧院,去欣赏《龙凤呈祥》《谢瑶环》这些经典剧目,望着场场满座的观众席,我知道天津的演员是幸福的,观众亦是如此。我还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那些在正月初九的小小剧场里惊鸿一瞥的面孔:康万生、杜喆、赵秀君、张克……我买下一本本场刊,在第一次放假回去后,和老师说着我的见闻,他只是笑着点点头,然后说起他早年在天津的经历,他鼓励我去天津乐器厂,问问那把黄棕色弦轴的琴,是否确实出于此地?去劝业场感受他曾经感受过的繁华,询问我是否能够把场刊带给他看看。我一口答应下来,我发现老师的身躯变得极其瘦小,宽大的衣衫将他深深埋进座椅之中,我预感到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某些来不及兑现的承诺,在这间烟草味始终浓郁的小书房里,我拼命让泪水流回眼眶。

上大学之后,我很少在学校里拉奏京胡,甚至很少向别人提起此事。或许是因为我不想再给别人解释京胡和二胡到底有什么区别,或许是害怕这些声音再次变成独语,变成无人愿意知晓的靡靡之音。但我每次来到学校,都一定会带着装有两把胡琴的琴箱,看到它,便想起我与老师跨越时空的心灵联结。

老师依然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在我放假回家的日子教我。那年暑假,他开始教我拉样板戏中的唱段《共产党员》,他说,如果你们学校有建党百年的节目表演的话,这个能派上用场。这段唱腔有些难,节奏不好把握,我用了一个寒假的时间,才把它学得比较不错。后来,老师就只让我拉一些基础的唱段,我又从《贵妃醉酒》开始,只是这时,他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谈到兴奋之处便拿起京胡为我示范,他只是为我打着拍子,用有些迷茫的眼神看着我说:"不错,不错。"即使我漏过了整整一句唱词,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思维敏捷地应答我的发问。他被独自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拄杖徘徊。

噩耗的到来,只是妈妈发来的一条简单的微信:"老师走了。"我久久凝望着这四个字所传达的生离死别,无声痛哭。妈妈说,老师几个月前去医院,就查出了肺癌晚期,家人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老师本人。

学校因为疫情,没有举办建党百年的节目表演,我的场刊依然保留在我的书桌上,我还没有去过劝业场和天津乐器厂,我和老师有太多阴阳两隔的约定没有实现。可我只是想不起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痛恨自己想不起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老师是我人生中第一位逝去的身边人,纵使我们从相遇开始,便注定会在我的有生之年面临这一场离别。我想,我要从更高的角度写京剧,它是国粹。可当我坐在书桌前,脑海里却没有宏大的赞美和多么深刻的洞见,只有一帧帧的生活画面和画面里那些鲜活的人。我只能从我偏狭的视角写出我的成长、我的挣扎,我只能说,它已经成为一方明镜,让我在人生的瞬息变化中,构筑恒久坚实的精神原乡,替我在万物的交错流变中照见远方,最终抵达自我。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在读。 推荐老师:侯平)

深挚的纪念

——读"我与孙犁"丛书

马思钰

"我与孙犁"丛书是孙犁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问世的一套纪念性书籍(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包括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五部作品,对于孙犁研究界来说,是颇值得关注的成果。丛书给人印象最深处在于五位作者自觉选用"情"与"史"相融合的写法,一方面,丛书在"情"的驱使下策划、成书,字里行间流露着五位作者与孙犁在工作和日常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谊,同时建构着"有情的"孙犁形象;另一方面,丛书作品虽以散文笔法行文,但严谨考据地提供了孙犁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新史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首先,"我与孙犁"丛书的设计、写作、成书,皆是由"情"驱使。如策划者宋曙光所言:"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编出一部重头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大书。"正是怀着对孙犁的敬意和怀念,才诞生出一套如此深情之作。

从写作主体层面来看,五位作者都与孙犁交往密切、拥有丰富的孙犁阅读史,且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紧密联系,这些要素决定了他们是少数的能够将作家孙犁、编辑孙犁、日常孙犁等多重身份凝合起来的群体,作者在个人的孙犁交往史和研究史中,与孙犁及其作品建立起深度的情感联结。

也正因此,卫建民毫不吝啬地直陈"我还是要表白自己对孙犁作品的偏爱",冉淮舟铭记着孙犁对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帮助"教我为文之法,更教我为人之道",肖复兴忆起"那两年,给孙犁先生写信,盼望孙犁先生的回信,让日子充满期待"……各自表露着孙犁在他们内心中的分量,这种与孙犁密切交往的经历,使他们对孙犁的情感真诚热烈,自然地生发出感动人心的力量。

在五位作者满含深情的凝视下,孙犁的文与人也尽是情义无限、深情款款。宋曙光回忆孙犁向田间约稿的细节,看到他对晋察冀时期老诗人的深深战友情;谢大光邀孙犁谈母亲时,他以"母亲很苦""母亲很细"俭省而绵延地表达对母亲的心疼与深爱;卫建民认为孙犁的创作"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带情感""他是生活在情感世界里,靠情感维系自己的艺术生命,又是以自己的情感打动人心的作家"。可以说,"情感"是孙犁的人与文相一致的质素之一,而"有情的"孙犁也为当前和今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我与孙犁"丛书作者详细、严谨地还原记忆中的孙犁往事,同时通过展示个人收藏的孙犁信件、照片、书法作品、寄送的明信片等,为当代孙犁研究提供宝贵史料,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在《忆前辈孙犁》中,宋曙光讲述了1994年魏巍夫妇探访孙犁,从维熙、房树民1999年春到医院看望孙犁,以及2001年铁凝探望孙犁等事件的细节,对已有史料作了详细补充。此外,该著还考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创办者、记录《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成书前后,讲述编辑、作家的往事,看似偏离了回忆孙犁的中心,实际上恰好相反,这些人事均与孙犁紧密关联,作者是将视野扩大到孙犁的"朋友圈",由与他相关的文化活动展开更丰富的面向。

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记录了他与孙犁讨论其作品、文艺观念等的往事,与正式的文学访谈不同,二人是在日常聊天中涉及文学话题,随性而坦然,更真实自然地展现孙犁本人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心态,提供给学界纵深理解孙犁创作及其精神空间的可能。

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3.5.11——2023.5.11)

从书收录的孙犁与各作者的通信,为当代孙犁研究提供重要的文学史料。五位作者基本都有与孙犁通信的经历,部分信件此前虽曾公开,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面貌,当数"我与孙犁"丛书中的收录。如《欣慰的回顾》中的《孙犁〈幸存的信件〉补遗》一文,补充孙犁在1971年5月10日和1973年3月22日给冉淮舟的两封信,更新了二人通信的史料;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中完整收录了孙犁的21封来信,同时将致孙犁的信件编入,完整呈现两人通信的全貌。

值得提到的是,《耕堂闻见集》中的《日记中的孙犁》,展现了卫建民1981年至2002年的日记中,所记录的二百六十余次与孙犁相关的内容,包括与孙犁通信情况、孙犁的生活情状、作品发表、出版等信息,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孙犁研究史料。

另外,丛书中收录的图片也是值得关注的宝贵史料,包括孙犁的书信原件、书法作品、明信片、与亲友的合照,以及孙犁作品手稿、亲拟的编选目录等与文学相关的内容。谢大光参与多部孙犁文集的编选,他收藏了数篇孙犁作品手稿,如《与友人论学习古文》《曹丕:典论下·论文》等,清晰直观地反映着孙犁写作中修改、增删语段等细节,是进行孙犁创作内部研究的宝贵参考;又如孙犁本人亲拟的《耕堂读书记》《如云集》等文集目录,是他对个人文集编选工作重视和参与的表现。

五部作品中还收录有孙犁书法作品数幅,皆是作者受赠于孙犁,不仅见证着孙犁与他们的深厚情谊,就书法作品本身而言,还隐含着丰富的史料研究价值,据丛书中收录的资料来看,孙犁所书内容有杜甫诗、阮籍诗、《颜氏家训》《赤壁赋》等文段,直观反映着孙犁的古典文学偏好和文学志趣,实际上也为孙犁的阅读史、文学心态的形成与变化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切入视角。

自孙犁2002年逝世以来,文学界形成了以孙犁忌日、诞辰周年为节点集中开展孙犁纪念活动的传统。从纪念专著的出版成果来看,主要有缅怀孙犁文章汇集成的纪念文集、亲朋所著的缅怀之作和具纪念性质的研究专著三类,"我与孙犁"丛书就属于亲朋所著的缅怀之作,是充分融合了知识人的"孙犁情结"与史料自觉的作品,试图在"纪念"中构建孙犁"在场性",推动其文其人的"不朽"。

客观而言,"我与孙犁"纪念丛书是情与史相凝合之作,在某些层面上抵达了纪念的纵深。丛书既弥补了以往大部分孙犁纪念文章由于个体经验过强带来的理性不足这一缺陷,也在文学史料的汇集中加入作者记忆中鲜活的孙犁往事,使严肃的史料中透露着"人"的声音,从而拓宽文学史料的功用,为孙犁创作心态、风格转型等复杂问题提供更丰富的阐释空间。在作者充满真情的往事回想中,孙犁形象建构得真实、生动,"我与孙犁"中的"我"也超越了丛书作者的所指意义,从个人的"印象记"转变为公共资源和大众记忆,"我"扩大为读者群体的泛指,从而增强了孙犁及其作品的当代生命力,进一步推动孙犁的经典化,是该丛书不容忽视的当代价值。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柴火锅灶

董宝佑

在我乡村生活的经历中,最难忘"柴火灶、大铁锅,香味地道的农家饭"。锅灶大都垒在堂屋,灶台的排烟口与一墙之隔的炕厢相通。烧火时,炊烟通过炕厢进入对面山墙的烟道,最后穿过屋顶,由屋顶上的烟囱冒出,被文人浪漫地称为"袅袅炊烟"。小小的灶台体现了创造者的智慧,既能烧火做饭,又能烧炕取暖,灶台的高度比炕厢稍低,从灶坑到炕厢、再到对面山墙里的烟道,呈步步上升之势,烟往高处走,顺畅不堵塞。

在灶口一旁,比灶口稍高一些,有一拳头大小的孔,是垒锅灶留的氽子口。氽子是一种烧水用具,一细长的圆形白铁铁桶,上端焊一歪脖,平放时歪脖上扬,防止水流出,烧火时把灌满水的氽子,从氽子口插入灶膛,烧火做饭顺便烧了水。抽出氽子再用砖头把氽子口堵上,避免灶膛的热量外溢。现在,氽子已消失多年,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已成为文物级的炊具了。

我小的时候,有的人家烧火还用风箱,我们这一带称作"风匣",为不容易起火的碎柴火吹风助燃。我记得,做饭之时,我们对面屋的大妈就一手往灶里添柴,一手拉着风匣,呱嗒——呱嗒——风匣有节奏地响着,仿佛吟唱着一首沉重的歌谣。后来我上了中学,在学校的食堂就餐,偶尔停电,食堂的鼓风机无法使用,饭菜不能及时做熟,我才对小时候见到的风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天热时节,不需要烧炕取暖,就用院子里的"冷灶"。冷灶与堂屋里的锅灶不同,堂屋锅灶的烟道长且弯曲,只有顺畅,锅灶才好烧,火炕也热得快。冷灶的烟囱多是直接走墙头,烟道不能太短太直,否则烟火通道太顺畅,热度快速被抽走,影响锅底受热效果。

灶坑里,烧柴产生的草木灰堆积多了,会影响烧火时火焰与锅底的距离,也不利于灶膛空气的流通,所以每天做早饭前,要把前一天烧的灰扒出来,这样锅灶才好烧。掏出的灰堆积起来,是农田的好肥料。为使灶坑里的灰随时清除,人们对锅灶进行改造,把原来的锅灶改成"高灶",即加深灶坑,在灶膛里装上几根炉条,相当于炉子的炉箅子。在烧火时,灰烬从炉条的空隙漏下,既能一直保持火焰合适的高度,又能起到通风作用,加大了火势,也节省了柴火。

灶台上用生铁铸就的铁锅,根据人口的多少,用六沿(读第四声)或八沿。用大锅灶,可煎炒、蒸煮,还可锅贴,不论粗粮细粮,都能做出花样繁多、精美可口的饭食,颇具柴火灶、大铁锅饭菜的醇香味道。过去,北方的农村大米不多,而大锅焖出的高粱米饭,由于细火慢焖,做熟后柔软香糯,别具风味。做锅贴类的主食,如锅贴饼、玉米饼子、菜饽饽等等,贴着锅的一面,会形成一层发黄的薄而酥脆的硬皮,我们这里称作"嘎渣儿",嘎渣儿越嚼越香,人人都爱吃。有时熬粥,故意不把粥盛净,留下少许,用铲子摊开,一会儿就形成一锅底形状的粥嘎渣儿,这是孩子们的最爱。用大锅焖米饭,铲出米饭,也可剩下嘎渣儿。能做成带嘎渣儿的食物还有很多,比如摊烀饼,将玉米面和成松散的团状,摊在烧热的锅底,用铲子摊开压实,适当加热,就做成了下焦上嫩的烀饼。如果玉米面上再摊上一层馅,如白菜或韭菜等,就能做成带馅的烀饼。那时,冬天的蔬菜以白菜为主,"百菜不如白菜",吃法多种,百吃不厌。锅贴饼锅底熬白菜,香脆的锅贴饼和绵软的熬白菜,吃起来香甜爽口,总也吃不够。棒子饼子、熬小鱼,是我们这里的特色食品,人见人爱,声名远扬。

使用大锅灶能一顿饭几种食物"一锅掀",在主食、菜肴或粥类食材下锅以后,还可以放上平屉,蒸上一些其他的食物,如茄子或红薯、胡萝卜之类,品类多样的一桌饭,一锅做就。掀开锅盖,热气腾腾、丰盛的多种美食撩人食欲,站在锅灶前做饭的主力,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婆婆之后,再由媳妇接替这项工作。农家大锅灶上的厨艺,代代相传,用普通的食材精心细作,让全家人吃饱吃好。锅灶旁的辛勤劳作,展示了高超的技巧,彰显了节俭持家的观念,体现了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营造了真淳浓郁的亲情。

当然,大锅灶有它的局限,赶上夏天阴雨连绵,缺少干柴,只得做一些简单的饭食。有的人家的晚饭,拌炒面、冲炒面水,或买些瓜对付一下,这样可以不动烟火。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却觉得正常,没有艰辛困顿的感觉。

岁月悠悠,乡情绵绵。一家家炊烟缕缕升起,飘逸轻柔,弥漫着温馨的烟火气息。无论置身何处,只要看到这熟悉的炊烟,就会想到故乡,忆及大铁锅、柴火灶,回味香醇的饭肴,沉湎于脉脉的亲情之中。

编辑手记:

袁瞩的这篇散文《一方明镜照人生》,来自于她写作课老师的推荐,这篇半命题的作业得到了很高的分数。确实,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来说,能驾驭真情实感的五千字散文并非易事,通篇读过,便能明显感觉出作者有着与同龄人相比,更为熟练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文字功力,而这种钟情于用文字表达和倾诉情感的方式,似乎也透露出作者敏感、细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作为有潜能的写作者不可或缺的特质。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回忆了很多跟着老师学习京胡的点滴日常,以及老师带给她的精神指引。姥爷开启了她对京胡的启蒙,但是郑老师带她见识了平淡生活之外的"缤纷多彩",点燃了她对京胡独有的热爱。

袁瞩说,这篇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为了纪念她的京胡老师郑先生。自从前年老师离世之后,她便总想为老师留下些什么,于是便创作了这篇散文。"有些东西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每当我看到角落里的京胡和曲谱的时候,就有一种声音在说:写写吧,写写吧,只要你的文字还记得他,他就不会真正地离开。"

或许是因为对老师有着太深的感情,又或许是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死亡,作者的文字很容易就使人进入她铺陈的情绪中,那些对于心理状态恰如其分的真诚表达,尤为感人。

大幕拉开,京胡声起,台上光芒万丈。读罢作品,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戏曲世界带给作者的强烈震撼。回忆自己当初是如何与京胡结缘时,袁瞩这样感慨道:"人与万事万物的缘分,总会由一个微小的瞬间决定。"站在人生的众多分岔路口,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当下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一个转身,人生轨迹便就此改写,光阴就成了故事。

文艺周刊
第二九二二期